

巴利尼柯耶與漢譯阿含經

蔡奇林

巴利五部「尼柯耶」和漢譯四部「阿含經」都屬於早期佛教的經典。它們的來源為何？如何傳持到今天？為何會有不同的組織和語言？它們各有怎樣的內容和特色？在佛教，它們具有如何的地位和價值？

佛世時的教說

巴利五部「尼柯耶」(Nikāya) (1) 和漢譯四部「阿含經」(Āgama) (2)，都是屬於早期佛教的經典。這些經典來源於佛陀的覺悟和說法。佛陀覺悟後，便於恆河平原遊行教化，教導弟子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，長達四十五年。佛陀時代的印度，都以口傳方式教導，並沒有任何文字紀錄。因此，他的言教都是由弟子們記憶保存。但是，為了便於受持和傳布，對於他的言教，當時可能已經有了某種初步的分類整理，這就是「九分教」。

「九分教」是依照「文類」(literary genre)而將佛的教導分成九大類型：

1. 修多羅(sutta)：契經，散文的教說。
2. 祇夜(geyya)：重頌，混合散文和詩頌。
3. 記說(veyyākaraṇa)：對問題的回答。
4. 伽陀(gāthā)：偈、詩頌。
5. 優陀那(udāna)：自說，有感而發的感興語。
6. 如是語(itivuttaka)：本事，值得憶念傳誦的傳說。
7. 本生(jātaka)：前生故事。
8. 未曾有法(abbhutadhamma)：稀有不可思議的事蹟。
9. 方廣(vedalla)：文廣義深的教義問答。

這大抵是佛世時的口傳文獻形式。

第一結集

佛滅之後，僧團為了長久保存佛的教導，於是舉行了結集會議。根據巴利《律藏》「小品」(Cullavagga)所述，(3) 在佛般涅槃後三個月，僧團的上首大迦葉長老(Mahākassapa)便挑選五百位比丘，全部是阿羅漢，共同集會，編輯佛陀的法教。

結集大會是在雨安居(4)時，於當時中印度摩揭陀國(Magadha)的首都王舍城(Rājagaha)舉行。大迦葉先請專精戒律的優波離長老(Upāli)誦出「律」(Vinaya)，依之編成「律藏」(Vinaya Piṭaka)。而後，再請阿難尊者(Ānanda)誦出「法」(Dhamma)，並依之編成「經藏」(Sutta Piṭaka)。這便是最早期正式編輯的「佛典」。

第一結集的「經藏」形式為何？《島史》說，(5) 第一結集時，長老們把佛世時的「九分教」重新分類為「品」、「五十集」、「相應」、「集」。這似乎意味，第一結集時已經將九分教，編輯成現今的「尼柯耶」的形式了。各部派的「律藏」也都傳說，第一結集即有五尼柯耶，或四阿含與雜藏的編成。(6) 因此，此時很可能已有「四尼柯耶／阿含」的基本組織或雛型；到後來，各部派又基於這個雛型，而各自有所發展——或增添、或調整。(7)

結集後的持誦

覺音(Buddhaghosa)說到，(8) 第一結集之後，《律藏》由優波離和他的弟子受持；而長、中、相應、增支諸部，則分別由阿難、舍利弗(Sāriputta)、大迦葉、阿那律(Anuruddha)等人及其弟子憶持弘傳。也就是經、律的各大部，都由一個「持誦團體」專責其職。這是藉由團隊分工的模式，來克服背誦與傳承這些口頭文獻的艱鉅任務。之後，教法就以這樣的方式，連續傳承了三、四百年，直到被書寫下來為止。

(9)

各部派的傳持

在佛滅百年之後，由於對戒律和教法的見解不同，僧團陸續產生分裂。在佛滅後的三百年內，至少就出現了十八個部派。每個部派很可能各自擁有一套「尼柯耶／阿含」的經典集。但各部派的「尼柯耶／阿含」，在組織方式、經典細目上有些不同，顯然各自又經過了一番整理與編集。但其中有許多經典，非常相似，甚至完全相同，可見各部派都保留了核心教說。

儘管各部派受持的聖典是同一來源，但所使用的語言卻不相同。佛在世時，用什麼語言說法，目前不得而知；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他並沒有用吠陀語(梵語)說法，而是用當時各地方的方言俗語。「第一結集」時，用什麼語言編輯佛典，目前也無法確知；但一般推測，很可能是用摩揭陀國一帶的印度東部方言。當這些結集的教典，開始傳布到印度的各個地區，而由各地的僧團受持，它勢必要進行語言的「轉譯」。於是，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各部派，雖然所受持的聖典來源相同，但所使用的語言就各不相同了。

第三結集與聖典的南傳

各部派所受持的最早期佛典，許多都已經逸失了；唯一整部三藏完整保存的，只有南傳上座部。這是一套用巴利語持誦的三藏。據上座部所說，早期佛典經過「第一結集」，以及佛滅110年頃(B.C. 370)毘舍離(Vesālī)的「第二結集」之後，在阿育王時代(Asoka, B.C. 269~231)，又舉行了「第三結集」，⁽¹⁰⁾地點就在當時的首都波吒釐子城(Pāṭaliputta)。

(11)

第三結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，就是阿育王採納當時會議召集人帝須目犍連子長老(Tissa Moggaliputta)的建議，組成一個弘法團，四出宣揚佛教。其中，阿育王的兒子摩晒陀長老(Mahinda)等一行七人，前往楞迦島(Lanka, 即錫蘭)弘法，同時還帶去了這次結集的三藏聖典。

巴利聖典的書寫

摩哂陀長老傳到錫蘭的「三藏」，很可能還是「口傳聖典」。直到紀元前一世紀，在古錫蘭的婆吒伽摩尼王(Vaṭṭa-gāmaṇi, B.C.29~17)時代，(12)由於戰亂、飢荒的威脅，以及新興的「無畏山寺派」(Abhayagirivihāra)勢力日大，於是勒棄多長老(Rakkhita Thera)召集「大寺派」(Mahāvihāra)長老五百人，於紀元前廿六年前後，在錫蘭中部摩多勒(Mātalā)的灰寺(Aluvihāra)，誦出上座部的「巴利三藏」及「注釋書」，並決定以「僧伽羅字母」(錫蘭文)音譯，寫在貝葉保存。這便是現今「巴利三藏」的源頭。

巴利三藏

巴利三藏包括：一、《律藏》(Vinaya Piṭaka)，戒律規則的彙編，包括僧眾的戒條，以及僧團運作的規則。二、《經藏》(Sutta Piṭaka)，法教的彙編，分為五大部。三、《論藏》(Abhidhamma Piṭaka)，哲理的彙編，有七部論書。

四尼柯耶

巴利《經藏》由五部「經典集」組成，稱為「五部」或「五尼柯耶」。其中，四部主要尼柯耶是：

1. 《長部》或《長尼柯耶》(Dīgha Nikāya)：長篇經文的集成，共34經。
2. 《中部》或《中尼柯耶》(Majjhima Nikāya)：中篇經文的集成，共152經。
3. 《相應部》或《相應尼柯耶》(Saṃyutta Nikāya)：依主題相關性而編輯的經文集成；接近3000則短經，編為56相應(saṃyutta)，再編為五篇。
4. 《增支部》或《增支尼柯耶》(Aṅguttara Nikāya)：含有數目的經文的集成；約2400則短經，編為十一集(nipāta)。

《長部》和《中部》，主要是依據經文長度而編成——經文長的編

入《長部》，經文中等的編入《中部》。除此之外，兩部的經文內容，也有一些特色差異。《長部》的訴求對象，大多是一般大眾，似有意藉由顯示佛和法的超勝他教，而吸引外教徒。《中部》經文則大多是對僧團內部的教導，而且似乎是用來引導新學比丘，使之熟習教義和修行方法。

《相應部》是根據經文「主題」而編輯，把主題相同的經編在一起，叫做一個「相應」(saṃyutta，連結、結合)或一章。《相應部》共有56個相應，又編成五篇或五冊：

- 1.有偈篇(Sagāthāvagga)：為含有偈頌的經文集，依主題分成11個相應。
- 2.因緣篇(Nidānavagga)：包括因緣相應(Nidānasamyutta)等10個相應。
- 3.蘊篇(Khandhavagga)：包括蘊相應(Khandhasamyutta)等13個相應。
- 4.六處篇(Salāyatānavagga)：包括六處相應(Salāyatānasamyutta)等10個相應。
- 5.大篇(Mahāvagga)：包括道相應(Maggasamyutta)、覺支相應(Bojhaṅgasamyutta)、念住相應(Satipatthānasamyutta)等12個與修行有關的相應。

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，《相應部》的編輯旨趣主要有二：一是，核心、深刻的教理集成；二是，止觀禪修的宗要心法。

《增支部》是依照經文所說示的「法」的「數目」來編輯。為了便於了解和記憶，佛陀經常將他的教說，以帶有數目的形式陳述，例如：三學、四種良馬、五種乞食行者、六支具足的布施、七不衰敗法等等。《增支部》便是把這些帶有數目的教說，編成一部由十一集(nipāta)構成的大部集。其中每一集的序號，代表該集經文所含的法的數目。所以「一集」(ekaniṭṭhāna)，便是含有一法的經文集，「二集」(dukanipāta)便是含有二法的經文集，如此，到「十一集」(ekadasaniṭṭhāna)，含有十一法的經文集。

由於主要的修行法目(如：四聖諦、五蘊、七覺支等)已經收入《相應部》，所以《增支部》的焦點，便集中在未被重複收錄的內容。其中有相當多的經文，是針對在家眾的開示。這些開示主要是關於世間的倫理和

道德生活，包括夫妻、父子等家庭關係，以及財富的正確取得、運用等。另外也有一些經文討論比丘的修行方法。

小尼柯耶

除了四部主要尼柯耶之外，巴利《經藏》還有第五部尼柯耶，稱為《小部》或《小尼柯耶》(Khuddaka Nikāya)。《小部》最初可能只包含幾部無法歸入前四尼柯耶的小部頭作品，但在後來幾百年間，隨著愈來愈多作品的編成和加入，使得它的份量逐漸擴大，最後變成五尼柯耶中冊數最多的一部。

《小部》的核心經典，是幾部小部頭的作品，包括偈頌體的《法句》(Dhammapada)、《長老偈》(Theragāthā)、《長老尼偈》(Therīgāthā)，或者混合偈頌和散文的《經集》(Suttanipāta)、《自說》(Udāna)、《如是語》(Itivuttaka)。從文體和內容看來，這些經典十分古老。《小部》的其他典籍，例如《無礙解道》(Pāṭisambhidāmagga)和《義釋》(Niddesa)，代表上座部的教理觀點，因此，一定是成立於較晚的部派佛教時代。

漢譯四阿含經

在漢譯三藏中，有和巴利「四尼柯耶」相對應的「四阿含經」。但是，漢譯的四阿含，來自不同的部派、不同語言的底本。四部阿含分別是：

1. 《長阿含》：可能為法藏部(Dharma-guptaka)所傳，俗語本(Prakrit)。姚秦弘始十五年(413年)，佛陀耶舍於長安(今西安)譯出。共廿二卷，30經。
2. 《中阿含》：為說一切有部(Sarvāsti-vāda)所傳，梵語本(Sanskrit)。東晉隆安元年至二年(397-398年)，僧伽提婆於建康(今南京)譯出。共六十卷，222經。
3. 《雜阿含》：為說一切有部(Sarvāsti-vāda)所傳，梵語本(Sanskrit)。

劉宋元嘉年間(435-445年)，求那跋陀羅於楊都(今南京)祇洹寺譯出。共五十卷，1362經⁽¹³⁾，分為七誦，五十一相應。⁽¹⁴⁾

4.《增一阿含》：可能為大眾部(Mahāsāṅghika)支派所傳，⁽¹⁵⁾中古印度雅利安方言(或含有梵語成分的俗語)本。⁽¹⁶⁾

苻秦建元廿一年(385年)，曇摩難提於長安(今西安)譯出，後經僧伽提婆修正。共五十一卷，472經。

如前所述，「四阿含」與「四尼柯耶」，雖屬不同部派所傳，組織、經典細目也有些不同，但是，其中所描述的教理和修行方法，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，也就是，基本上保存了最早期佛教的教說。

尼柯耶與阿含經的重要性

文獻上的重要性

「尼柯耶」和「阿含經」雖屬於部派所傳的經典，在結集之後，歷經長期的傳誦、轉譯、編集、書寫、傳抄等等過程，不可避免的也會有一些變化、訛誤；但從其內含、意趣的一貫性，以及各傳本間根本教理的一致性來看，可以確信，這是現存佛教文獻中，最早期的資料，也是最接近佛陀本人教導的一部教言集。這是文獻上的重要性。

語言上的重要性

其次，尼柯耶以巴利語保存，接近佛陀說法的印度雅利安方言，因此，從中可以更貼近地理解聖典文句、語詞的原本意義和微細意義。對於掌握理解「時空遠隔」的佛陀教法，起了「穿越時空」的莫大作用與幫助。再加上與漢譯本、佛教梵語本等不同語本的比對研究，更能突破眾多由於翻譯和語言變異所造成的問題，而盡可能地還原經典可能的原貌和原義。這是語言上的重要性。

宗教上的重要性

再者，由於尼柯耶和阿含經所傳，是直接本於佛陀的覺悟和教導。從佛世時代，便有成千上萬的出家、在家弟子，甚至教外人士，依之而解決各種生命問題，現證各種層次的解脫。因此，具有法的真實性、現實性、可行性與可證性，是一部解決人類生命問題切實而有效的指南和寶典。這是宗教上的重要性。

結語

「尼柯耶」與「阿含經」代表最早期的「佛法」，也就是大抵保存了佛陀當年覺悟與教化的具體內容。雖說歷經兩千五百多年的傳持，但在歷代佛弟子的努力之下，如今還幸運地保存了下來。其中許多經文雖輾轉流傳於不同國家、不同地區，又以不同語言傳譯，但內容、文句卻還是出奇地一致；使得我們今日還能通過它，而親承佛陀的「覺悟之教」。這不可不謂為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蹟與勝事，更是世間之福，世間之幸！

【注釋】

- (1) 「尼柯耶」(Nikāya)是「部」、「集」的意思。
「五部尼柯耶」即是將經典依不同方式，而編輯成五部彙編。這是南傳上座部對「經典集」的稱呼，其他部派多稱為「阿含」(Āgama)。
- (2) 「阿含」是「Āgama」的音譯，字面意是「來」，有「輾轉傳來」、「傳承」之意，引申為「聖典」。這是早期佛教對「聖典」的稱呼。但這並非佛教的專用語，在早期印度，許多教派的聖典都叫做「阿含」，例如耆那教即是。
- (3) Vin II 284-87.
- (4) 「雨安居」(vassāvāsa)是配合印度的雨季，在三個月期間內，比丘居住在一個固定住所，不得外出遊行。這段時間通常是從七月的滿月日起，到十月的滿月日為止。
- (5) Dip IV 18-20.《島史》是錫蘭最古的編年史敘事詩。
- (6) 參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頁467-474。
- (7) 但印順法師認為，第一結集時只是《雜阿含》中的「相應教」，而後，再據此次第集成其他阿含。(同上書，頁507)
此外，也認為「九分教」和「尼柯耶／阿含」的形式，是同時平行發展的，而非一先一後，只是「九分教」比「尼柯耶／阿含」的形式先發展完成。(同上書，頁475-481)

- (8) Sv 13, 23-24; 15, 2-13.
- (9) 依上座部傳統，聖典是在紀元前一世紀，在錫蘭(斯里蘭卡)寫下。但在印度，聖典被寫下的時間，可能更早。
- (10) Dīp VII 39-40; 57-59.
- (11) 位於現今印度比哈爾省首都巴特那(Patna)。
- (12) Dīp XX 20-21.
- (13) 經數依《大正藏》本所計。
- (14) 「七誦、五十一相應」，「誦」相當於《相應部》的「篇」。七誦及各誦所含的相應數分別為：五陰誦(一相應)、六入處誦(二相應)、雜因誦(三相應)、道品誦(七相應)、八眾誦(十七相應)、弟子所說誦(廿八相應)、如來所說誦(三十四相應)。
- (15) 以上關於四阿含的部派所屬，參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頁463-464。
- (16) 以上四部阿含底本的語言，參Bhikkhu Bodhi (ed. & intro.), *In the Buddha's Words : An Anthology of Discourses from the Pāli Canon*, Wisdom Publications, 2005, pp.13-14.

